

第一章 回到命運轉捩點

「給我打，使勁兒打！」

溫如意一醒來，腦中還一片模糊，就聽到怒火中燒的聲音，緊接著一板子打在她屁股上，痛得她失聲尖叫。

這、這是怎麼回事？她不是躺在偏院床上不能動彈，已經病入膏肓，油盡燈枯了嗎？

溫如意掙扎著看看四周環境，眼前凶神惡煞恨不得將她生吞活剝的婦人，不正是她的婆婆？只是，此時的她，看著怎麼那麼年輕？

而婆婆身邊站著抱著一個嬰孩的柳氏，看上去也就十八九歲？

「老夫人，這夫人也太狠毒了，就因為自己生不出孩子，嫉妒我生了童哥兒，竟然想要毒害我兒子。」柳氏瞪著溫如意，一臉刻薄與得意。

等等，這個場景怎麼這麼熟悉？

「我兒好不容易得了個孩子，這毒婦竟然想下毒害死我的孫子！雖說我兒現在在外公幹，可我卻不能饒過這毒婦，先給我狠狠打一頓再扔進柴房關著，等我兒回來處理！」姜老夫人喝道。

「是！」

這、這不是她二十一歲的時候曾經經歷過的場景？

又一板子下來，溫如意痛得眼前一黑，失去了知覺。

當溫如意再醒來時就知道自己重生了。

她後背乃至臀部劇痛，那是因為挨了責打，前世，這裡就是她命運的轉捩點。姜雲成的侍妾柳氏誣陷她殘害柳氏半歲的兒子，而姜老夫人沒有給她辯解的機會，直接給她一頓板子，然後把她丟到了柴房自生自滅。

而此時姜雲成正好外出公幹，她無法辯解，也無處申冤，等姜雲成回來，事情已定，她被打得落下病根，並因為殘害柳氏兒子，姜老夫人要姜雲成將她休棄。

然而姜雲成感念她是微末時相伴到現在的結髮妻子，所以只將她降為妾。

當時溫如意還感激得很，結果回頭不到一個月，姜雲成又娶了身分高貴的正妻，她這個沒有生出孩子又因為犯了大過被降為妾的人，在府裡過得越來越艱難，最後沒過幾年就因為被大夫人、柳氏和公婆暗暗折騰，抑鬱而死。

只可惜，她重生在這最艱難的時刻，想要扭轉局面千難萬難，如果能早三年，那麼她一定不會選擇嫁給姜雲成。

然而，既然上天再給她一次機會，難道她就這樣坐以待斃，認命赴死？

溫如意不甘心！

柴房裡面有一扇小窗，溫如意看了看，此時外面還隱隱約約的有光線，似乎太陽才落下去沒多久。

溫如意眼前一亮，也許她還有翻身的機會。

她記得等到月光從小窗戶裡透進來後，她貼身侍女青玉就會過來偷偷給她送吃的，那麼，這是不是她的一次機會？

但是她如何利用這唯一的一次機會起死回生呢？

溫如意想到自己的娘家，不過一個毫無權勢的商販，而她親娘早逝，如今當家的是繼母，父親又畏懼繼母的凶悍……

所以，向娘家求助大概是沒用的，那麼也許她只有一條路可以走了！

沒多久，青玉來了。

「夫人！快吃點吧！」青玉眼底含淚，看著溫如意下半身血跡斑斑，嗚嗚哭泣，「幸好夫人平日裡心善，看管柴房的鄧叔受過妳的恩惠才放我進來，不過得抓緊時間。」

「青玉，妳聽我說。」溫如意被打得半死，又大半天沒吃飯，聲音虛弱，她抓住青玉的手，「青玉，妳去報官為我申冤，記住，去隔壁的慈溪縣衙報官！」

「……夫人，咱們大人就是鄞縣知縣，妳卻讓我去隔壁慈溪縣報官？這行嗎？」

「老爺是這裡的知縣，為了避嫌妳才要去隔壁縣衙。」

「可是……隔壁的方知縣和我們老爺是死對頭啊！」

「正因為是死對頭，我才要妳去他那裡報官。」

若是去了旁邊與姜雲成交好的知縣喊冤，旁的知縣肯定認為這是姜雲成的家事，不願意過問，可若是去了姜雲成死對頭方知縣那裡，他一定會管，畢竟，他可是巴不得姜雲成家裡鬧點事，好抓住他小辮子呢。

「雖然我不明白，可我這就去。」

青玉是跟著溫如意一起長大的婢女，對溫如意十分忠心，聽了溫如意的話，連夜就想辦法出府，去了隔壁的慈溪縣。

慈溪知縣方久生一大早聽到有人敲鼓喊冤，再一聽是隔壁鄞縣的家事，頓時來了精神。

「快，快把人喊進來，本官倒要聽聽姜雲成家裡能有什麼事情！」方久生喜不自禁，看到身邊的縣丞甄凡語更高興了，「來來，甄兄啊，你也跟本官一起聽聽，湊個熱鬧！」

鄞縣姜府。

「把門打開，我要進去看看夫人。」

一大早柳氏就跑到後院柴房這裡了。

柳氏吩咐，看門的僕從不敢不從。自從一年多前老爺納了柳氏入門，這家裡的風向就變了，柳氏年輕貌美引得老爺喜歡不說，又生了兒子，這可把老爺高興的。

柳氏進了柴房，吩咐自己婢女守在門外。

柴房裡，溫如意奄奄一息趴在草堆上。

其實她並沒那麼虛弱，前世她因為憤怒傷心，即便青玉送飯她也吃不下。這一次，她好好的把青玉送來的飯菜都吃了，也用青玉送來的藥粉塗了傷口，雖然依舊虛弱，但是感覺沒那麼糟糕。

「夫人，看到妳這樣子，我真的是又心疼又解氣。」

「好妹妹，妳冤枉我了，童哥兒衣服上的那些藥粉，真的不是我弄的。」溫如意

淚如雨下，可憐巴巴的懇求柳氏。

上一世，溫如意知道是柳氏陷害自己，奄奄一息的情況下痛罵柳氏，結果不但被柳氏奚落一番，又跑到姜老夫人那裡告狀，最後姜老夫人下令，連著三天只給她水不給她飯，溫如意差點活活餓死。

「不是妳弄的那是誰？夫人，妳嫁給老爺四年了，生不出孩子，我知道妳嫉妒，可妳嫉妒我也罷了，怎麼可以害我的孩子呢？」

柳氏語氣裡的那點小得意被溫如意聽得清楚，她不動聲色，依舊是哭訴，「妹妹，我真的沒有啊，一定是哪裡出錯了。妳生了童哥兒，我沒有孩子，我把他當作我自己的孩子一樣看待啊。」

「妳說的好聽，還不是想要害我的孩子。」

柳氏正說著，忽然聽到外面有腳步聲，緊接著姜老夫人身邊的王嬪嬪進來。

王嬪嬪一臉怒氣，「夫人，妳好大的主意啊！」

柳氏一懵，看王嬪嬪的臉色像是發生了大事，「怎麼了王嬪嬪？」

「她竟然差遣青玉去隔壁慈溪縣衙報案，說自己冤枉，被家人私用刑法！」

「……這、這哪是冤枉，童哥兒真真實實的中了毒，我哪有冤枉她！」柳氏一聽登時有點慌。

「她就是不見棺材不落淚，老夫人讓我把她帶過去，看她在方知縣那裡又有什麼可說的！」

溫如意受傷嚴重，自己走不了路，王嬪嬪就讓人抬著她到了前廳。

這方久生估計也是不嫌事大，聽了青玉申冤後，竟然大老遠一大早從慈溪縣跑了過來，專門上門審案。

看到溫如意渾身血跡的慘狀，先不管她是不是冤枉的，方久生先擺了個架子。

「大膽！現下案情未明，你們竟然濫用私刑！」

姜老夫人在家裡是威風，可畢竟是個沒見識的婦人，現在方久生上門問責，瞬間也就慫了，她瞄了一眼王嬪嬪。

王嬪嬪立即跪下，「方大人，我們哪敢濫用私刑，實在是家醜不可外揚啊。夫人因為妒忌毒害少爺，老夫人心疼孫兒，氣憤不過才給了她一點教訓，但也沒有過分苛責，只等老爺外出公幹回來再做處理。」

「一點教訓？」方久生旁邊的甄凡語微微一笑，「下官看，姜夫人這樣子不像是受到一點教訓吧？」

方久生衝甄凡語讚許一笑，「沒錯，這不是一點教訓，這是酷刑。即便你們說的罪行真的是姜夫人做的，濫用酷刑便是不對。本官看，這姜大人為官雖然不錯，但是治家還是略差一二，你說是不，甄縣丞？」

甄凡語跟著點頭附和，「大人說的是。大人，既然姜夫人已經報案，她如今又行動不便，不如就在事發地把案子審一審？姜夫人現在情況不便，下官根據青玉姑娘的口述，整理了狀紙。」

方久生本就是這個主意，他巴不得把事情鬧大，讓姜雲成丟臉，甄凡語也是機靈，這會兒功夫竟然把狀紙都寫好了，不愧是他的心腹！

「嗯，你這個提議不錯，那麼就開審吧。姜夫人，既然妳是苦主，那妳就申辯申辯？」

溫如意知道這是自己唯一翻盤的機會，在青玉的攙扶下掙扎著起來跪拜。「大人，妾身冤枉！」

然後溫如意把事情經過講訴了一遍，她昨天上午好心去給柳氏送了自己親自做的小孩衣物，結果柳氏就跑到婆婆那裡告狀，說孩子穿了溫如意送來的衣服卻中毒了，姜老夫人一怒之下也不聽她辯解直接家法伺候，二十大板上身，把她打得皮開肉綻，然後丟進柴房，讓她自生自滅。

溫如意聲音雖然虛弱，但是一番話簡單明瞭說了個大概。

姜老夫人一聽又氣又急，一下子站起，「妳的意思是說我冤枉妳了？這童哥兒的衣物是妳親手送的，柳氏見妳好心，昨日妳才送了衣服，她立即把衣服給童哥兒穿了，不到兩個時辰童哥兒就全身起了紅斑，找了大夫看說是中了毒，就是妳送的衣服帶了有毒花粉，害得才半歲多的童哥兒遭受這樣的苦楚！」

溫如意並不看姜老夫人，而是恭恭敬敬的向方久生一拜，「大人，昨日一早我確實給柳氏送了幾件童哥兒的衣物，但是這並不能代表我投毒。送衣物和衣物有毒是兩件事，衣服可以在送去之後被投毒，請大人明察，還妾身清白！」

方久生點頭，沒想到姜雲成的夫人倒是不錯，被打成這樣還能條理清晰的辯解。

「大人，不可以聽這賤人胡說！」柳氏急了。

「本官沒讓妳開口，何人敢喧譁！」

被方久生一嚇，柳氏趕緊閉嘴。

一旁的甄凡語又說：「大人，其實姜夫人說得很在理。衣服上有毒，任何能接觸到衣服的人都有嫌疑。」

「那甄縣丞，你有何看法？」

「大人，剛才下官已經讓大夫嚴查了被下毒的衣物是洋蘭花花粉，這種花粉有毒，也可以入藥。一來可以讓人搜查姜府，看誰人藏有花粉，二來也可以去尋訪城內各個藥店，看誰採買了花粉。」

「不錯，就按照你說的辦。」方久生連連點頭，「不過，這姜府這麼大，想要搜出這小小的花粉不容易，並且這次本官匆忙而來，帶的官差也不多。」

「大人，其實要在府中搜出洋蘭花並不難，妾身聽說獅子貓喜歡洋蘭花，如果能找一隻獅子貓來，也許搜查洋蘭花能事半功倍。」

甄凡語不由得看了溫如意一眼，目光帶著讚許，「的確，下官也知道。」

「既然如此，趕緊去辦。為了避免有人混淆視聽，姜府所有人看管起來，在真相查明之前，不許隨意走動！」

柳氏臉色發白，看向姜老夫人。

姜老夫人即刻做出一副痛苦的樣子，像是要暈倒。

柳氏大叫起來，「不好了，老夫人發病了！」

姜老夫人被送回了房間。

趁著一片混亂，柳氏吩咐婢女小桃回趟自己的院子。「知道要怎麼做吧，小心點。」

小桃點頭，看大家忙著照顧姜老夫人，沒人注意到她，便趕緊溜走，一路專門撿後院裡僻靜無人的地方走，一路偷偷摸摸的回到了自己的房間。

結果在小桃從自己房間裡翻出一小盒東西藏進衣袖，又準備溜出院子的時候，甄凡語出現了。

他微笑著，就像是賞玩老鼠的貓兒一樣，「來，讓在下看看，小桃姑娘在找什麼？」

小桃嚇得癱軟在地上。

人贓俱獲，洋蘭花粉是小桃親自從自己屋子裡拿出來的，抵賴都不能了。

小桃癱軟著身體，四肢無力，被官差抓到了大堂，往地上一扔。

得知消息的柳氏趕緊跑過來，整個人都發抖了。

「大人果然神機妙算，下官跟著小桃，發現了她做賊心虛，想回房間拿出洋蘭花粉扔掉。」甄凡語微微彎腰，語氣敬佩。

方久生眉頭一跳，微微得意，「當然，這個本官早就知道了！小桃，妳還有什麼要交代的？」

結果小桃哆哆嗦嗦還沒說話，柳氏就跳出來，「好妳個吃裡爬外的小桃，就因為夫人前些日子叱責妳幾句，妳就懷恨在心，竟然誣陷夫人！」

「……小桃、小桃有罪！」小桃哆哆嗦嗦跪下。

甄凡語瞧了一眼在旁邊已經快暈死過去的溫如意，「大人，既然確定了嫌犯，不如抓回去慢慢審，畢竟這裡也不是公堂。」

「嗯，你說得對，那就把犯人帶回去審吧。」

方久生很是得意，姜雲成這次家裡出了這麼大的事，還不丟光臉，治家不善也是過錯！

溫如意再次醒來是在自己的房間了。

她鬆了口氣，知道事情和上一世已經不同了，上一世她在柴房待了三天三夜，只剩一口氣，直到姜雲成回府。

雖然姜雲成沒有再次責罰，也還讓她留在府裡當夫人，但是她卻背負了陷害柳氏兒子的罪名，一生都為此抬不起頭。

而這也成了溫如意一生的遺憾。背負著謀害嬰孩的罪名過一生，讓她冤屈抑鬱，淒慘一生。

所以這一世溫如意絕不願意再這樣。

「夫人，趕緊喝口藥吧，妳昨天身體發熱，嚇死我了。」青玉端著藥走了過來。

「後來怎麼樣了？」溫如意聲音嘶啞無力，不過她並不在意。

「小桃被方大人帶走了，老夫人病了還躺著，柳氏也安分了。夫人，要我說，怎麼可能是小桃幹的，一定是柳氏……」

「相信方大人會還我一個清白。」溫如意打住青玉，「扶我起來，喝藥。」

溫如意知道，小桃背後的人確實是柳氏。

但是，若是姜老夫人仔細想想就能明白她溫如意不可能有那麼傻，直接在自己送

的衣服上投毒？

而姜老夫人卻絲毫不理會她的辯解，想要將她屈打成招，可見姜老夫人多麼容不下她。

僅僅是因為她生不出孩子又出身低微，姜老夫人竟然想要置她於死地。

當年姜雲成求娶她的時候，家裡一貧如洗，連秀才也沒考上，她不顧父親反對，毅然決然嫁給姜雲成，在姜家辛苦多年，最後得到的竟然是這樣的結果？

前世她心寒不已，卻認命的留在了姜家。

那麼這一世……她該如何選擇？

又過了一日，姜雲成比預定的日子提前回府了，自然是因為聽說了家裡的事情。知道這件事鬧大，姜雲成氣惱不已，「家裡出了事，就不能等我回來處理，非要鬧成這樣！現在知府大人也知道這件事，認為我治家不嚴，豈不是要耽誤我以後仕途！」

「老爺，這件事是妾身糊塗了，可童哥兒出事，我又傷心又氣憤，一時難過。老夫人也是因為心疼童哥兒，沒有細想……」

「柳氏，妳當我是傻子，相信是小桃一個人幹的？」

「好了，兒子，這件事你也別怪柳氏了，她固然有錯，沒有管好下人，但是溫氏難道就沒有錯？我作為她母親，不過小小教訓了她一下，若是她覺得委屈，等你回來再辯解就是，哪知道這個溫氏竟然跑去慈溪縣衙報官，丟盡了我們姜家的臉！」

「母親說的是，溫氏入了家門四五年了，沒生出個一男半女。本來兒子憐惜她是結髮妻子，也不苛待她什麼，沒想到她竟然連姜家臉面都不要。」

「你知道這一點就好。不過眼下還是不要太苛責她。不然又不知道她要做什麼。這樣，你先去安撫她一下，另外，方大人把小桃帶走……可不要連累了柳氏才好，她可是你獨子的親娘。」

「母親妳安心，我會去打點好的。」

從姜老夫人房裡出來，姜雲成又去了溫如意的院子。

溫如意這兩天平緩了心態，好好養傷，精神恢復得不錯。

想她前世傷心欲絕，被打了十幾板子後養了大半年才好一點，可見一個人的心境是多麼重要。

經歷前世的她，已經有了一種全然不同的心態。

她不再對姜雲成有所期待，因為前世遭遇的一切，讓她對他已經徹底死心。

「夫人，好點了嗎？」

看到溫如意躺在床上，臉色蒼白，姜雲成還是有些不忍。

「好多了。老爺，是我不好。只是當時的情況，你不在鄞縣，而我如果不去報官，可能就活不下來。我枉死不要緊，但是想到有人害了童哥兒我就不安，不抓出凶手，只怕童哥兒以後也危險啊。」溫如意決定先服軟，畢竟這次姜雲成丟了臉面，

他內心可不像表面這樣溫柔。

「這也不怪妳。」姜雲成握住溫如意的手。

手中的溫度讓溫如意一時間恍惚。前世病死前，她已許多年沒有跟夫君親近過了，那麼多年的冷待和無情，早在溫如意心底結了厚厚的一層冰。

「如意，妳的擔心我也能理解，不過……畢竟這是家裡事情，家醜不可外揚，若是傳開了，對姜家、對我，都不好。」

溫如意自然明白，「是我的錯，只是現在……小桃已經被方大人帶走。」

「這樣，妳親自去慈溪縣衙門一趟，既然妳是喊冤人，妳撤回了狀紙，也就小事化了了。」姜雲成說出了自己的打算。

溫如意並不吃驚，畢竟和自己名聲面子相比，她的死活和冤屈又有什麼緊要？

「老爺，妾身倒是不介意去走一趟，只是這件事就這麼算了嗎？」

若是前世此時的溫如意，自然不想逆著姜雲成的心意，可現在總歸姜雲成對自己已經不滿，順著他又如何，逆著他又如何？

左右不過自己痛快才最重要！

姜雲成有點意外，畢竟溫如意性格柔順，從不忤逆他。

「……這樣，小桃回來了，我一定重重懲罰她，若是有人指使她，我也不會放過！」

「這樣最好。」溫如意淺淺一笑。